

看 · 世界遗产大会 ②

7月25日，韩国釜山，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随着会议主席一声木槌落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不仅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本报就此专访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听他讲述项目价值和申遗背后的故事。

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记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您在现场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当时现场是什么样的氛围，您内心有怎样的感受？

魏青：从我到韩国参加世界遗产大会开始，就有景德镇文化遗产领域的基层工作者急切询问申遗进展，这种期待与紧张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一直到项目陈述现场。

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代表陈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个项目时，有一个细节——讲到该理事会对项目价值评估时，在屏幕上显示了一页评估摘要表。8项评估全A，那一刻特别激动。

这个评分是对今年提名项目各方面品质的系统性考量，涵盖多个关键维度：能否证明其填补相关空白的意义，保存状态是否具备真实性与完整性，价值标准的论述是否充分，边界划定是否合理，以及从法规建设到具体保护措施是否充分等。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份评估结果。

记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大家庭，该如何描述这处珍贵的文化遗产？它能够赢得认可的原因是什么？

魏青：“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

其申遗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它的突出价值：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具体来说，以湖田古瓷窑址为代表的遗存，见证了10至13世纪景德镇手工瓷业对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实现了青白瓷的稳定生产，为其发展为中国制瓷中心奠定了基础。以落马桥窑址、御窑厂窑址为代表的遗存，见证了13至15世纪“二元配方”技术创新，利用中东钴料创烧青花瓷，实现了手工制瓷技术的飞跃。以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为代表的遗存，见证了15至16世纪“二元配方”技术的普及，推动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的持续发展，对欧洲高温硬质瓷制瓷技术产生

重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16世纪景德镇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17至19世纪，景德镇利用欧洲彩料创新珐琅彩、粉彩瓷生产，并逐步形成以水运相连，由瓷业生产中心、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组成的产业格局。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了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记者：这45个遗产点位是如何遴选出来的？遴选标准是什么？

魏青：以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片区

把景德镇遗产故事讲得更精彩

梁中荟 孙 阳



湖田古瓷窑址全景展示现场照片（摄于2024年展示提升工程完成后）。

张钦泉摄

八项评估全A，那一刻特别激动

——访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

本报记者 赵晓霞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介绍现场。

新华社记者 姚琪琳摄



建溪村码头一角。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为例，我们最初普查了近200处点位，之后筛选至40余处，最终确定下来的不到30处。遴选的核心标准，是看这些点位能否充分且系统地呈现镇区瓷业产业链的丰富面貌。

不过，对这些点位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过程。比如王五庙遗址，最初我们仅将其与民间窑神信仰关联，后来通过查阅史料，发现它与御窑厂的生产管理制度相关……每一次新发现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可以说，遗产点位的最终确定是一个不断修正的渐进过程。

“虽然讲述难度会增加，但值得尝试”

记者：从2017年御窑厂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到2025年1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正式确定为中国2026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申遗文本的框架经历了怎样的调整？

魏青：申遗文本框架的调整对应的是我们对遗产的认知深化过程。回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历程，从“御窑厂遗址”到“系列窑址”再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申报策略是一个从点到面不断扩展的过程。在这期间，我们曾考虑是否要强调皇家叙事，是否可以景德镇的角度讲述更加完整的中国瓷业故事？但景德镇的发展历程长，具体该讲哪一段历史？都需要比较和取舍。

2023年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当时以系列窑址申报的策略经过多轮论证，认为基本可行。那年夏天，国家文物局邀请一位黎巴嫩的世界遗产专家现场考察，专家说系列窑址分布在不同区域、较为零散，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传承至今的制瓷手工艺，建

议从文化景观视角重新看待。

循着这个建议，我们提出从手工瓷业的角度重新审视围绕制瓷发生在这里的人地关系的演进历程，梳理出一个新的遗产框架。方案一经提出就得到地方大力支持。这样的方向更贴近景德镇当地百姓的生活体验以及城市、乡村与瓷业的关系。它更像景德镇，而不只是一系列考古发掘的遗产点。

记者：申报方向的调整，意味着申报遗产要素的变化，面临哪些挑战？

魏青：如果只讨论御窑厂遗址，只要把它和对应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标准讲清楚就行。但我们觉得更核心的是，景德镇代表了中国瓷业尤其是中后期发展的高峰，它能向世界讲述一个怎样的中国故事？最后，大家认可的方向是将这个故事扩展到手工瓷业，因为在这个框架内可以向世界讲述一个更加丰满的中国故事。因此，我们选择了较为复杂的讲述方式，虽然讲述难度会增加，但值得尝试。

比较有挑战的是标准2（文明交流）与标准6（全球影响）的运用，这两条最终能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想充分说明，中国通过瓷业能与世界形成怎样的互动，通过瓷器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应标准2，“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对应标准6，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记者：除了讲述的难度加大，还增加了哪些具体的申报工作？

魏青：展现手工瓷业面貌需要相应遗产要素支撑。在2023年第三季度，我们沿着新的思路开展了一轮资源普查。

比如原料部分，只讲高岭土不够，因为要讲瓷石和高岭土构成二元配方的故事，就应二者都有呈现，可当时并没有能跟高岭瓷土矿在规模和遗存丰富度上相当的瓷石矿遗址。直到2023年底，老乡回忆起祖辈采过瓷石的山沟，我们才沿着老乡用砍柴刀从山沟里开出的路进了山，先找到大牛坑，当时看到石梁那一段，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证。之后我们又前往小坞里寻找，起因是当地老乡告知，沿山谷而下有矿石踪迹。但到达现场后，发

现这些遗存大多被泥土或草掩埋，随后请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开展了清理等工作。

“当地居民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

记者：从世界遗产大家庭这个角度而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有着怎样的启示和经验？

魏青：国际社会对世界遗产的期待是发掘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以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有机联系，景德镇这个项目非常有代表性。

遗产项目的价值不仅在于专家学者看着有深度，还在于如何通过遗产与人建立更多联系，让遗产价值和保护需求得到当地社区和居民的认识理解。



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明清窑作群徐家窑。新华社记者 万象摄



小坞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标识。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景德镇就做到了这一点。举个例子，一开始的申报框架并未纳入窑柴，后来考虑到把景德镇瓷业生产拉到长历史时段，避开燃料如何能持续供应不断增长的产能需求。加之我们观察到景德镇周边生态总体良好，由此推断历史上应该有相对可持续的窑柴供应机制，并猜测会有山林经济发展及乡土文书留存。

当时团队深入到燃料供应山林下的礼坊村做了长期考察，最终从老乡亲找到了厚厚一本破得掉渣的“分山图册”。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蛟潭窑柴燃料产区成了遗产项目组成部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申遗，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遗产也与当地城乡居民有了更好的连接，老百姓的世代家族与遗产历史连接起来，有助于建立范围更广的遗产保护体系。

此外，对当地来说，申遗过程也推动了对潜在遗产资源的重新发现与深度认知。纳入申报的遗产点位毕竟是经过筛选的精简组合，未来还可以将同一主题作为线索，将更丰富、更多元的同类型遗产资源纳入系统保护框架。

记者：申遗成功意味着新的起点。在您看来，下一步该如何平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魏青：坚守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是前提。同时，活化利用不能破坏遗产本体、不能改变历史肌理，还是要保留原生社区业态。未来，要持续探索一套系统而有机的保护机制。例如，景德镇镇区柴窑复烧旨在展示、传承大型柴窑烧造技术，但复烧所需木柴从何而来？这便引出了新的保护课题：如何与窑柴产区有效衔接，在保护山林生态的同时实现燃料的可持续供应。



更多
精彩
扫码
观看

仅仅是由几个窑址组成，而是一个持续千年的制瓷产业系统。从瓷石、瓷土开采、原料加工、制坯、烧造，到围绕着手工制瓷业的城市发展、社会组织升级等，每一个遗产点都是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共同讲述了景德镇如何成为影响世界的瓷业中心。阐释主题自然也得讲手工瓷业发展的创新发展历程，这也是景德镇这座鲜活瓷业城市延续至今的底色。

方向有了，想要做好，仍有两道绕不开的难题。其一：空间尺度大、整体感知难。景德镇各遗产点分布在不同区域，彼此相距数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公众很难仅凭参观某一个点就理解整个遗产体系。因此，需要把不同遗产点纳入统一的叙事结构，建立从整体到局部、从区域到遗产要素的多层次展示体系，让观众始终知道自己“看到的是哪一环”“与其他遗产点是什么关系”。其二：专业门槛高、价值转译难。景德镇涉及陶瓷工艺、窑炉技术、资源利用、产业组织等大量专业知识，因此要注重场景和图像化表达，包括遗址和环境的大场景呈现以及解说系统中运用的历史图像，讲述

人与技术、人与环境、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通过完成这两道难题的答卷，我们希望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长期积累形成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开放包容，也看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遗产保护最坚实的力量，始终是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居民。具体到景德镇遗址点位的阐释和展示，当地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自豪情感及守护意识令人动容。

很多居民可能说不出世界遗产的专业术语，但他们记得老窑场的位置，知道老街巷的变化，熟悉传统制瓷的工序，也愿意向参观者讲述自己从小听来的故事。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记忆，其实正是景德镇历史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居民愿意主动介绍家门口的遗产，愿意参与志愿讲解、文化活动时，遗产就真正融入了当代生活，形成了保护与传承的内生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建筑 designs 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